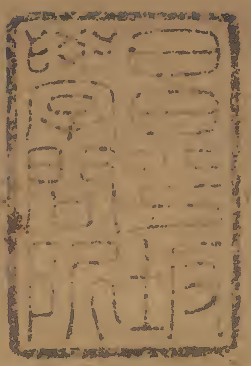


潜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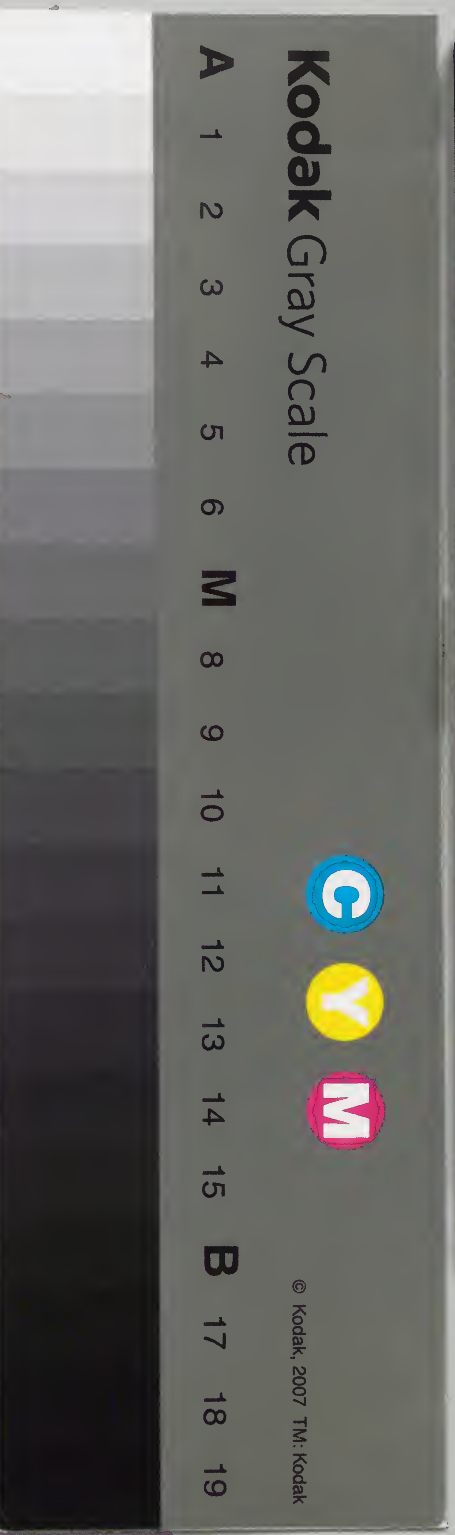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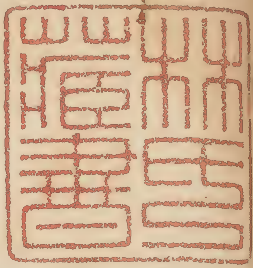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三四二號	七五函	四架	八冊
------	--	--------	-----	----	----

漢書		一〇三四二號	八冊	三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42	冊數 8 (8)	函號 316 76
------	--	------------	------------	-----------





潛溪集卷八

淺草文庫

金華宋濂著

揚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浦陽鷄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
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
民以雨暘禱輒應是疾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
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
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眺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翮我靈慙脩駕直登
登般裔裔我靈降潛場田飀興與之鵠翮我靈縵
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翮我靈續如窟神鬼衛鳥翼張

紛溶溶一

神遊啓混朱黃愉以康况芒芒奄靈車真芳耐爵行
千流若雨奄靈車蕙為肴饗且飫以舞歌奄靈車靈
已醉廣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神遊啓二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
甬道東龍神之旋鬻長逝凌紫清瑤光下靈之旋兆
逢暢景已滅猶放惠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氛翼翼三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
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
州長史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
姦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
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
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
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
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
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戮建德

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
陵書不得息夜不得寐蟻蝨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
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聖子神孫建萬
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
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朝明堂恣行
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
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禮曰天冊金輪大
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也侍郎堅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
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鼠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
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
獻諸大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
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
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
能留意乎柬之曰吾業與玄晞等謀亦嘗如長史言
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
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
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齏粉矣季昶曰不然
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

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
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蕪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
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乎侍郎斬玄武
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孤充無
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
不帖帖者當時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
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吕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
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祖
曰武后之罪浮於吕后萬萬吕后雖殺孝惠子盡封
諸吕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
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
後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
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
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季祖曰傳有之人臣無將
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
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
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爾二三大臣爲國家討
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
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
吾爲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籍手見先帝地下

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
山他固不識也季昶見東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
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
封達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即之骨況三思又
最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制殺侍郎等若反掌
耳侍郎尚不知勳念手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夫何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嘆曰唉吾以
東之為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
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

罷其政柄二年六月春賊為遼州司馬未幾皆為三
思所殺如季昶言

志釋寄胡徵君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
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
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予也不敏長自崑
允鶴毳編襦土芝緼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紉
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噓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跡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

問敢對以臆寓形宵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遷電滅烏
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
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箠矢張
弓仰落雙鵬俯搯長熊毛血扇洒塵坐四封八捷邃
館庭實惟供壘尊芻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噐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
台南威紫衝靨輔竒牙壞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
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
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燭終童請纓其蓋
甚少不有熒熒孰潛其燭非勤銘於燕然必建標於
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僚衛霍擁軫樊陳
執燾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
愠咲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禱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睞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全未照其視處環堵兀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嘯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
弔不亦大有廷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壤作鎮下方會稽衝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

疆揔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音
翰混茫苞天衷地循環相通分註其間怪偉靡可數
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分註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
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撻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禱
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立之
君庶一間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勲也
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
至馬子毋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
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序隆殺
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然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掾
不斲型簠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執權事制宜詭行
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
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
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
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
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彝揣摩國紀宣明
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
喧脛泣焱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溼溼乎海

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芟芟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擘
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并布棊也走欲徧索其
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
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
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執形其
目眇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鈐星
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
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鷲冥扶骨象車雀杏行
馬飛鳧武衡大擗驩耳長父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
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
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
赫赳赳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
谷或喋血于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
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
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
超鴻沆下入渺渺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
皇馬醫主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
足山圖赭衣服間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癡脫玄
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侏竒五性旣絕九患亦除三

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陰伏骨日
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
韞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執入水不濡入石不閤入
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
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
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
令威而來婦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
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
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老
生怨尤而異師是樂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
續而魚魯或瑤汲冢一啓蟲書乎覩何恠言放紛而
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闕
其文僭辭竊義韻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銜錯
攤塋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
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有變非象名性
氛體何圖指不殊而重摹迭族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沁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釣其厖鳩掠其鱗傲懸空
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嗔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
此粗近之然端於傳注重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
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俵

奚婦孰廓我腹孰破我愚群言孔多孰真者誰欲搃
腐鑪以泛其區欲絡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
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
之心存之于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苑盈室何有
芳藉繁生爛宵孰知朝服寧不使我怵怵而恬恬乎
帝降民衰德與天一胡不自責詭藻是漸顛倒首足
清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菴拊膺之傷淚血交積
誓削宿穢以刻未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楫
張武典以為颶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僅僅業業
豈然如上帝之在日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
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
嗟嗟已繼之以歌曰

百儒不生世陰陰兮摘植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
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
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
斯相期於沒齒兮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
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
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

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與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末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欸欸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持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

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讓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
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
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立墟宗廟不義三也
六國怨秦之害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
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
齒之邦必注強弓躡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
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
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敵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
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
而敵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
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
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
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
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
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
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
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
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

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
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解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
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
日也君德孰如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頽率曰子之言
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
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
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執鼎誰齊率真小人哉嗚
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
不明久矣

述玄

為張道士作

天地之間有玄玄之道焉塞八區宰六幕茫乎大化
莫見其迹窈冥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為之樞其神何
如洞乎無象漠乎無形瞻之弗覩聆之弗聞履氷弗
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而不知其際邃然深而不知
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貌然細而不見其內其施
之于用也能覆能載能陰能陽能靜能動能柔能剛
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翁能張毛者亦以
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翔甲者亦以之而出鱗者亦
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

而立不待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已故
古之聖人能養而全之守一處和若蟄龜然一故弗
雜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懼其搖而欲也
乃嗇其精恐其勞而汨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
也乃寧其氣而弗撓精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
清以為輿指溟滓以為蓋倚日月以為輪運六氣以
為轆化莽蒼以為馬直遠游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
能測其機而况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
之精疲於五色耳之精沒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
味四肢之精削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竭矣神雖弗
離將安傳之矣卒俛首就斃如暮光之趨火其亦可
悲也歟嗚呼昆侖在上者謂之天旁礴在下者謂之
地中立兩間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
不知有玄玄之道故也自本黃老氏餘論作述玄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為烏傷文學掾予謂之持正盛稱
其守白侯之賢予問曰侯定科繇何如曰衢為州雖
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
有奇豪有力者兼拜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侯察其
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州服其平侯律已何如

曰侯清約甚飲衢水外一物不煩衢民每旦徒行入
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不問庭有闕民立為䟽直枉
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即遣歸唯一童
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馭吏若隸何如曰吏抱案立
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
凡月隸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罷去去年春藩府以
善治聞

天子嘉之遣使賜束帛衢人咸為侯榮予問已碩謂
二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
譯曹掾起家四轉而來為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蘭
溪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屢問之
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
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說玄凝子

玄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
就案書玄凝二字人因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
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
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
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高三四尺凝居之若温時下
山敲冰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皇鳴道

士問之咲曰孺子之駭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斲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超一里所舍去及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人見凝眼有碧燄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人見凝者輒贈詩運筆如風字或類雲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琊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肩長八九寸雙目深髯怒張如戟人疑為古僊人云

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樂大尤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凝者其不少翁樂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者必拘殺於司寇有旨哉必有旨哉

剛古撒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因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撓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兜盧皇威載揚犁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

象叶厥形肖蟻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
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咸授之庚辰庚
辰扼其亢絡以鉄繩讐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窟
木彫水精洞祆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
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
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
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
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剛
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
於古學者也鑄甌器與方乳曲文大鬲爭妍其自
知不可裁丙申冬十一月瀟志

記蘭亭觴咏圖

蘭亭觴咏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
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
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厨周擱楮中設方几
几上研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
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
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沸水
沸將瀹湯前一童傍擱睨溪溪中白鵝去一返頷

一飛起波面則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布水自中
出三級水西賓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
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
觴次第授之芻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
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
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四
顧羲之伸右手欲授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
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
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

大帶間藤鞋襟盤磚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

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
之穎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
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
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印
丘旄袒褻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抗
令孫統琅琊王玄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
翹左足交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
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聳輾轉軸之

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頰茂目光
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
次畫穎川庾胤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
左臂扶之次畫行叅軍揚摸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
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玉齋之鎮軍
司馬虞說任城呂繇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垂
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困聵不可擎一手搥紙作針
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繇向說右手據席
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
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叅軍孔
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
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叅軍劉密坦
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
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
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
見彬之與玄之對袒有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
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擊卷至額右操翰
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叅軍徐豐之夷豐之
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
搯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

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
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
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
謝萬彭城曹譚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
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歌舉手迎觴欲取萬
有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譚伸右足左持
觴頤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
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
嗣茂袒背右執翰雷下欲擲轉首共答語谷袒衣與
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郤表
矯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抑首讀背微偃矯之
雙堂相向舞以對之擊節者次畫二雩柳夾石橋橋
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
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
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擲下身半露自闌亭至石
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
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褻加紳各
地坐籍以方網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
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
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

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
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徃徃如是是何足深道
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
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
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
不勝感慨者矣

演連珠五十首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教咸受詔作之
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
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
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
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
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園蒿艾為之
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壬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貞志於恬泊者

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于木
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
致危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辯早之誠春秋嚴
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蟹螯
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颯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
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胸契精神合并
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
見制小大每出於相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
狹而有殺虜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穀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恒麗形於名嶽向陽而集唯藉飲於
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育是以五色神芝
宵登靈於朽壤九苞彩鳳咲嚇鼠之鳥鳶

蓋聞外味不如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駛
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摩牛即仆中夷
既涸鱗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材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

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
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箴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推於后
土則魑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
適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棘之亂姬旦

東征

蓋聞殷商久早有備而無虞鄭國屢蓄知警而弗復
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
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箴敬帚重羔羊金何權
度之遠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琢而萬人者不行
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
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
法莫嚴於炎漢三楨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
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
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厲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豶處汗鱗之窟
若寢文茵綠局氣而不變迺及物而獨琢是以錮於

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恒患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感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涿難媿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陽陰之盪摩弘參元化丕叶大和是以括於識緯者誣締繡於輕縞鉢於術數者量瀛海以玄蟲

蓋聞大鈞司播何竒不有通人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已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骨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宜移適埴以索畫咸履矩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無耻籍是以脩明

蓋聞有感斯應隔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執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毗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厨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揆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大冒之而棄去毛嫱雖美魚見之而

深箴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
威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赫向善辭
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
致亨若反是道將毀于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為
蓬雲夢之竹不足以為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為臣者不以怨棄義
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
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穌則流隱非是以
白首之山層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逐欲如染錫飴之鼎
溢於從善如蹈刀鋸之窞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室之
木善淫者不厭太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又粒食
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媯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
帝農耕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吐二儀之細緼含三辰之
融益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

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行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犬上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執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豔及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閔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恭能察人理者謫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三閔形采未彰者竟忘其寢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鬻飾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歛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滯恒而忽變終背易而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餐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御是以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為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

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督有緯

蓋聞民既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日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君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祿熙石竇任運陵肩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恭動靜繫乎也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命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愚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宗廟甲方鴻 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

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燮和於陰陽故冲
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盖聞善行與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董姦人依之而
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
如得千乘之國

盖聞擇食者在驗其醇醜觀人者在察其衷良是以
鳥啄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國
亡

盖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慝
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歲祥飈鼓籟玄雲掩飾

盖聞淡頰鈍舌一合於汙世慧揖凝步取憎於流俗
寧采綠於澗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
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盖聞至道玄妙非器象可局靈化潜融非軌轍可制
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叶三才而貫十
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序俞神君靈蹟

神君姓俞氏不知其名與州里所居相傳唐末時來
勾無主上林里吳姬家以播糞粥并珥為事出言隱
顯不常頗類神鬼語或張盖行赤日中必雨否則雨

雖甚必霽近楓橋十里所有溪善溢咫尺若千里涉
者告病神君釋芒屨擲之後遂涸性喜蓼柳憤間手
植園蔬一夕亦盡化為柳人異之呼為柳仙人云閱
三載習謂嫗曰吾乃柳星之精被謫來人間期滿當
逝即逝毋棺我合二甕瘞之山楸他日廟食勿用犧
牲為薦吾將利爾後人也嫗從其言瘞畢土人畚山
火誤延其冢時方長夏俄有積雪數寸覆之人益驚
異相呼作新廟允水旱及螟螣害稼厲鬼為凶苗咸
奔走神君熙寧中郡守以事謁廟下舉觴奠酒且再
拜及興觴已竭復勺中分而亡其半餘酒若墻時肅
傾宣和間方臘作亂聲搖浙東西惡少年欲嘯衆從
之神君降于巫曰上帝擲吾帥九天神兵破賊此曹
宜速改弗改必令作齏粉未幾人自衢來言賊聞瀟
瀟風水聲疑有鐵騎百萬自天而下咸棄戟遁官軍
逐平之紹興初高宗駐蹕會稽監察御史婁寅亮銜
上命請雨致辭未畢天大雷電以風雨隨至神君於
雨暘若果司之者他禱輒應類此而烏傷大雄二事
尤異十三年夏不雨諸暨縣令輦神君象于大雄佛
刹祈焉始至日燄燄欲然少則片雲當空飛雪着瓦
有聲雪止雨即澍烏傷有數豪右田相環約同請神

君雨一不從曰吾田幸居中豈有上下沾潤而弗及者神君戲之獨弗雨其田枯士張溥隨計上禮部以夢卜得失神君報之驗甚由是遠邇敬畏尊之視天神非齋戒不敢入或御葷肉故慢神君者多嘔血死蓋神君不近腥穢廟前有小澗至今魚鱉不敢入云史官曰天曆初余在外姻賈氏家見象土龍致雨弗驗即往號諸神君居亡何雲滃然輿轉旋如車輪雪花飛舞空中已而大雨明日又雨而號神君者雨固弗反也余竊神之及來句無聞薦紳先生

神君

加詳因趨上林謁神君祝史道予至瘞菟處有樹二

章潤澤若新沐世傳昇菟之木所化陰風猶冷冷動人學者多疑於鬼神若考神君之事可不信乎傳言五星之精能下化為人嗚呼非獨五星然也

擬漢使諭郡國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于孝平皇帝魏在幼冲委制新都彥莽父秉國均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怒次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人祗為之舒爾吏民之所

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業海內弗靖詐稱成
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
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今大司馬劉
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
盛輝赫震蕩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
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
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
敵者受上賞塞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
爾更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
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
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從我者必
革雉而擒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更民姑昧昧
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推
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鬻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
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
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
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
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
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
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

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况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
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尚傳相
告語戮力以誅無道使它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
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蔣處士墓碣

婺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無偽
自守甚篤遇人恒躬躬然若畏之者或有紛爭出片
言諭之雖愚夫則又翕然服尊食豆羹不繼室廬不
足蔽風雨君安之唯拯患扶難則竭志慮不遺餘力
弟仁出後仲父復來求分田君予之不吝君疾勞間
者無虛日及死莫不哀傷焉君諱崇卒伯尚其先自
毗陵遷東陽曾大父伯大父忠父元母陳氏妻天台
奚夥子男四長偉器次安仁次文懿次淳椽文懿蚤
卒女二壻曰張壽一未行亦蚤卒孫男三長公輔次
公吉次公憲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統甲
戌正月初八日以至正癸未十月初三日塋於清泉
里崑崙山之麓塋後十一年偉器具羣行謁瀛為銘
瀛雖不識君幸辱與偉器交偉器知尚正學非義所
在誘以百金不為動觀偉器之行足以知君矣銘何
敢辭銘曰君之行一何表也有予為儒知家教之有

方也刻文墓門庶千載而彌章也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
有為聞于天下於是敘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
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
托國闡豎鼎軸非據節鉞妄加孤狸肆於闕庭鬼蜮
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
忠良啗燄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
方為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
漢津而傳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
肇錫金芝出于蟾春祥麟毓於牛腹由是侈心浸生
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後創蓮花石之網良弁排空
絳霄凌漢殫極功藝之巧鈞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
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為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
期門之事兼之妖人乘霧蠱惑帝聰天神降于坤寧
璇官通于寰宇玄科秘錄方崇醮祠之儀木犀金壇
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弛
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
災異游臻白雉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
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

亡兄弟之國結文真而進虎狼之虜卒啓狡謀遂成
反噬張穀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
滿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
軼我代朔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
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
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官闈淪辱宗室剪夷
哭聲震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漠北之區父老
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
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
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德帝命武于
九圍紂為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
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柰何窮奢極
侈而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為
萬世笑非不幸也亘也傳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笑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附錄

柳待制書

貫頓首再拜景瀛賢良契友侍史貫承問尺法老嬾不能多記姑即舊所省以答來意蓋自宋徽廟製大成樂時禮宮用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中節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家禮於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註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

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首
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
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首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
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
出一書已不能歸之一致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
肖往在禮院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
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搜索得之
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
以為玉尺歷代韻傳蓋又尤有據依遂準用玉尺定
下其議迺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難以準之古作然
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莫若且從文公周尺七
寸五分弱之說庶有定據吾友以為如何抑吾黨之
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於光
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其餘又俟面叙且幾
鑒在不具貫頓首再拜貫頓首再拜景瀛翰誤友兄
前者所觀諸文皆雄渾可愛不肖閱人多矣後進求
如此者未見其比為之喜而不寐吾鄉文獻浙水東
號為極盛自慚駑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
惟吾友爾吾友以絕倫之識濟以精博之學若更加
工不已駕風帆於大江之中孰敢禦之哉勉旃勉旃

琳公有書索紫微山房詩不知作否律呂新書想已
徹覽舊問可疑者宜以紙標出俟見顧時容一一講
之不宜貫再拜

黃侍講書

潛頓首再拜奉啓景瀛先輩尊契兄長侍史潛少也
空踈老益衰朽不揣求借翰墨之潤於左右極荷不
外允欵唾所及殘膏賸馥沾丐多矣感刻之私無以
為喻伊洛淵源一書舊無刻本近方有之今購得一
部籍以縑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備檢閱也忽忽率此
上復有懷願言尚容晤既首祈鑒在不宣二月八日

潛頓首再拜潛稽顙再拜啓復景瀛先輩尊契兄長
坐右潛日者數蒙以高文見教不能一一具答方用
悚仄茲承手筆示及新作二篇節婦表旬日前固已
獲觀角端頌博雅雄麗尤為傑作足見筆力之進辱
下詢作文專法史漢潛何足以語此然嘗聞唐子西
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章當學
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
愚竊以為學司馬遷當自班固始蓋能從容於法度
之中而不至於亂道則它日跌宕於規矩之外雖亂
道亦好也不審雅意以為何如謹奉啓不次四月契

末持服黃潛啓上

潛再拜奉啓景濂先輩契友侍史伏辱誨函示及新作深慰馳絲古人立言皆以平日學術爲而爲文故其根本深茂論議精切卓然可傳於後世今人不過剽竊陳腐以應時須惡足以行遠哉潛嘗謂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侶不爲過論也諸作溫雅俊逸自然出於時流之外必如是庶幾無愧於古斯文爲不之人矣細玩之餘不勝歆豔向者借徐文清公家傳有便得寄至尤幸來使索答字不容稍緩勿勿掛漏切幾恕察不宣潛再拜奉啓

陳徵君書

四月四日陳樵頓首再拜景濂殿元集賢左右樵湖上不約而獲見顏色甚恨不能伸所欲言至今怏怏不肖瀕死欲以授人若無所遇今以其大意刻之千巖禪師碑陰矣蓋本旨不過片言若能貫串千經萬論於片言之上方爲一貫爾石刻之外又有經解經已刻在婺州非父當以板本奉納樵偶留邑下領手教甚慰辱惠家範閱家傳知景濂看史記前漢精熟不止詞賦瞻麗而已但未知散文爲何如它日見示未晚也草草奉復不宣樵再拜

胡博士書

助頌首再拜景瀛處士先生執事助春間在峴下日
陪侍講黃先生倘佯嘯咏于山水間未始不懷仰執
事之高風絕識與麟溪諸君子之英才雅韻也正功
西望特蒙惠示著述新編尤用欣懌累日披誦不勝
起敬信乎吾郡之文獻足徵又以見山林之士如執
事負良史之材者未嘗無人而其筆力善馳騁上下
發揚潛隱追軼班馬之跡非范曄陳壽輩懷奸挾私
者所可同年而語何其盛哉輒撰數語為跋凡諸公
所已言者不敢述甚愧瓦礫之綴珠玉也時暑亢旱
不審眠食何如唯為斯文厚自愛謹奉狀不宣助頌
首再拜

助頌首再拜景瀛聘君畏友夏間不揣無陋僭以峴
陰樵唱求剛正於左右今辱教帖乃畧不及之想浮
沉矣向承雄篇見寄氣燄可畏覽之羞縮數月不敢
言文謹已韻箴篋笥仍以十六字識其末云大風揚
沙雨雹交下欸興忽止變化莫測蓋聊寫景慕之實
也邇來定有新作更能錄示數篇否記文一通附納
匆匆不盡所懷惟千萬自愛不宣助頌首再拜

吳山長書

萊頓首奉啓景濂賢契友足下承喻穀梁說春秋其
義最精鄙意亦同此益不易之論也近來收拾春秋
文字如何此間亦有數家欲採拾成一書柰年來病
勢愈迫下筆復心景濂明敏過人且善記何不為之
却來此商畧可否耶蔡慶宗質疑一書若亦見可來
取之遊僊等賦妙甚自時文行而此學幾絕蓋皆坐
讀書不廣故空踈無精采懣懣如久病人今吾景濂
為之便目不凡耳銘辭亦奇絕讀至抑揚變態處使
人忘倦大抵景濂之文韻語為最勝近作古隱者贊
十章及古琴操九引曲歌辭奉上幸為剛定楚漢正
聲已著其目望使人勝之見在此改定序文此書若
成可一洗俗學之陋弟恐召閑取焉爾徐毅齋欲升
論孟為魯鄒二經此畧聞之巖南公景濂攷究博必
知其詳幸見示他文字中欲及之意間要逕景賢不
知今在何處煩訪問為佳不宣萊頓首奉啓

附錄

潛溪集一編總六萬有餘字皆

金華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為辭章乃無用
空言凡所酬應鮮存其槩出於渙兄仲舒所編者僅
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鏤梓渙謹以先生近作益之
復用故國子監丞陳公昔所為序冠于篇端其文多
係雜著希復分類詩賦別見蘿山槩不在集中群公
所述記傳贊辭及尺牘之屬有繫於先生者摘為二
矣附於其末惟先生與學雄文有非區區小子所敢
知姑用識其刊刻本末於此嗣是而有所作者當為後集以
傳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門人浦陽鄭渙謹識

潛溪集跋

海陵徐君中望氏刺瀛之明載政化既敷將進
諸士子於道曰近徵文獻功足施也於是刻潛
溪集工竣節得而讀之曰嗟乎是謂牖民孔易
矣昔在聖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矧承積弊從
而振德之可弗稽往哉于惟潛溪翌運寔闡文
明垂祀二百本實日撥夫固君師之責也溯流
求源微潛溪其奚以歸故曰牖民孔易君師之
道也且潛溪匪樂為文者其言曰丈夫七尺之
軀其所為重者獨文乎哉故其原文也要指在

養氣而曰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夫所謂本與體者果安所指耶得非誠心於孟子集義養氣之功哉夫是道也於人於古今名賢何與焉誠之固在我耳讀斯集者果能因潛溪指要以實體孟氏之訓將必益能即孟氏以日進乎義孔之心法也已而是集實發明之君子謂徐君牖民之業行將大之以化成天下可弗謂邁志弘道者耶君名嵩起家辛巳進士第政教兼舉他日史氏自能紀之

嘉靖癸卯涇灘歲夷則月望

賜進士及第

西蜀後學高鉅謹書

知景州洛邑溫秀校刊

